

A14 人物



■ 人物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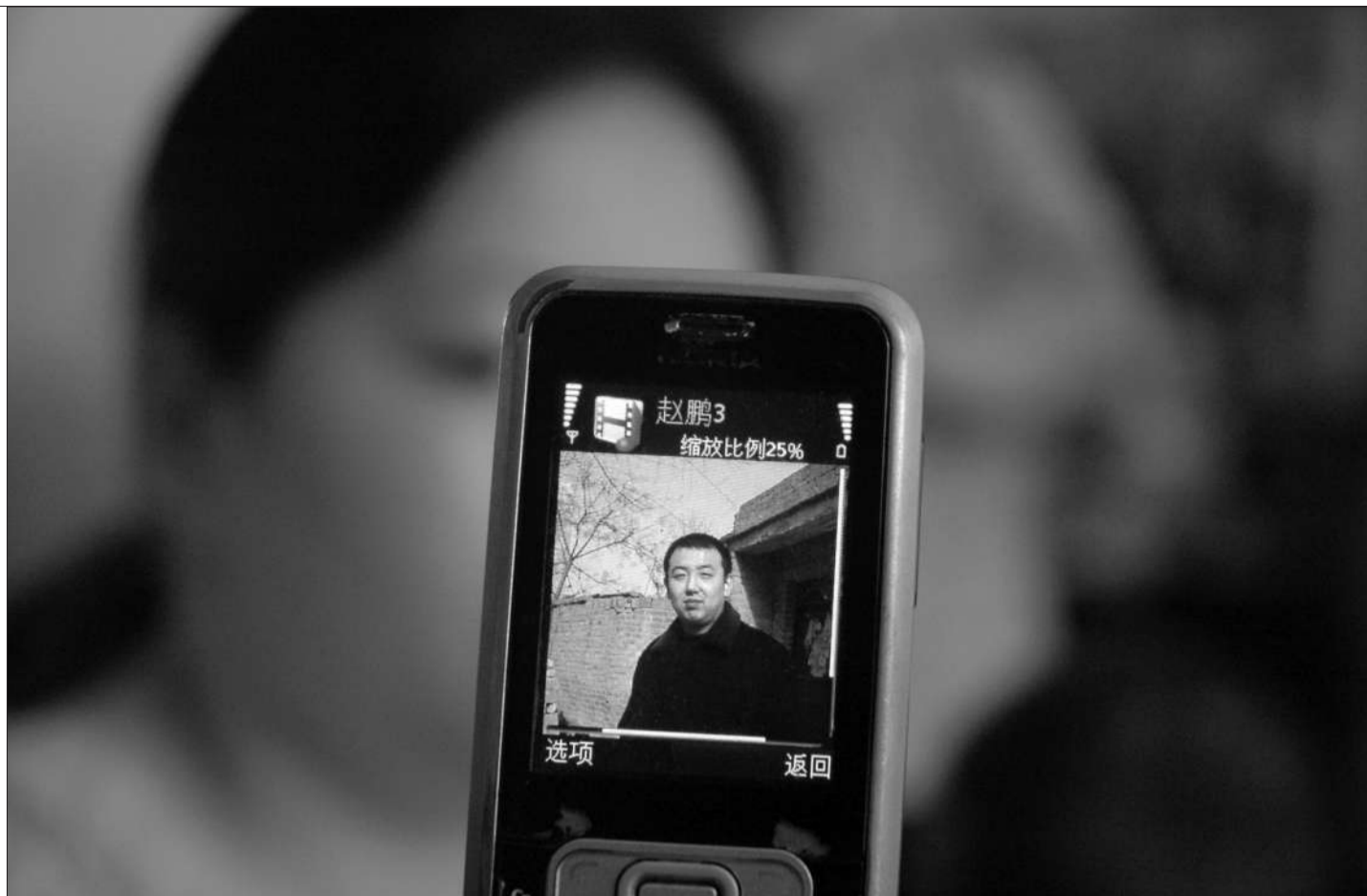
赵鹏,生于1982年,大学毕业后,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教书,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。

每天周而复始地与高三学生一起出早操,直到学生晚上就寝,一天的工作才结束。

或许是来自生活、工作、经济等各方面压力,不到30岁的他选择在办公室服毒自杀。

赵鹏在遗书中说,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不到两岁的儿子,希望学校能帮他照顾一下他们母子。

□ 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河北馆陶报道



5月17日,妻子马婷婷的手机里保存的赵鹏照片,赵鹏在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孩子。

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摄

馆陶县高三班主任之死

河北馆陶第一中学一高三老师服毒自杀,遗书中称“活着太累,工资只能月光”;学校也面临升学压力

4月27日晚,查看完学生宿舍,赵鹏一天的工作结束。他返回办公室,拉上窗帘,关掉灯,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。

赵鹏生于1982年,生前是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。

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赵鹏,成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后,每天无休止的重复工作,以及“工资月光”的生活,让他感到窒息。

在收到4月份工资的一天,他选择服毒自杀。

服毒

4月28日,一个敌敌畏的空瓶放在小桌子上,350毫升的敌敌畏只剩下瓶底黏黏的一层

4月28日,距高考还有38天。

上午6点10分,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校园里又响起整齐的早操口号声。这天,陈磊发现,高三A4班班主任赵鹏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操场上。

陈磊是高三A1的班主任,也是高三年级的副主任。

6点20分,陈磊走进办公室。按前一天考务会上的要求,他要安排高考二模的考务。

办公室的窗帘紧闭着,有些暗。平时,窗帘很少拉上。陈磊开始并没有多想。每天早起晚归,睡眠不足,他坐在办公桌前清醒了一会儿,想想要干什么,又走出去。

大概10分钟后,他带着学生进屋把考场的标志牌全部搬走。这时,他发现

趴在电脑桌下的赵鹏:两腿绷直,脚尖紧绷着,一只手压在腹下,一只手像是去取什么东西,姿势看起来很不舒服。

“鹏哥,喝多了?”陈磊拍了拍他的肩膀,赵鹏的身体已经凉了。

这时,陈磊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异样,窗帘紧闭,一个敌敌畏的空瓶放在小桌子上,350毫升的敌敌畏只剩下瓶底黏黏的一层。

“坏了,鹏哥喝农药了。”陈磊惊得得意全无。

他喊来同年级组的班主任老师薛广、杨究文等人,拨打急救电话。120赶到已来不及,赵鹏服毒量太大,时间太长,抢救无效。校长王明照闻讯后,报警。

赵鹏的上衣挂在一旁,从内兜里,老师们发现了赵鹏的遗书:“活着实在太累了,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,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。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,我并不恨这个地方,毕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。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,仅希望学校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。赵鹏2012年4月27日晚。”

这一天,距赵鹏30岁的生日还有18天。

特殊的一天

传言今年每人要发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对这一天,老师们都很期待

据老师们推测,赵鹏应是在4月27日晚上服的毒。

4月27日,这一天工资到账,可能还要发福利,本是让人高兴的一天。并且,此前有传言说,27日,县领导要到学校看望高三年级的班主任。

去年,作为“辛苦费”,每个班主任发了一辆电动车;今年,传言每人要发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对这一天,老师们都很期待。

赵鹏也很在意。26日晚上8点多,他给远在老家黑龙江绥化的父母打电话专门提到此事。他说,如果县长来了,就再给家里打电话,如果没来就不打了。这是赵鹏与父母的最后一次通话。

这一天,县领导没有来。

4月27日下午6点左右,赵鹏收到工资提醒短信,四月的工资到账。“1450元,少了500块钱。”赵鹏将工资短信拿给陈磊看。

三月份,赵鹏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1450元外,还有500元交通补助,共1950元。

其实,500元补助是来自河北省的一项短暂的补助政策。2012年,河北省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,以交通补贴和精神文明奖励为名,每月发980元补贴。在馆陶,每位教师变为500元。

这一补贴政策,在河北只执行了一个月。四月份,馆陶也取消了500元补助。没人会意识到这500元对赵鹏意味着什么。

晚上8点多,赵鹏参加班主任们一起开的考务会,安排第二天模拟考试的考务。考务会上,老师们还提到白天学生打架的事,这一天,赵鹏班上的一个学生和另一个班级的学生打

架。赵鹏把自己班的学生批评了一顿,还把学生赶回家反省。

这次事情的处理不像赵鹏的风格。2009年,赵鹏曾带一个高二班,一名学生违反纪律,学校要开除他,赵鹏说“开除他,先开除我”,最后保住了那名学。学生们很喜欢这名憨厚耿直的老师,有学生称跟他关系很“铁”。

“自己班的学生就像自己家孩子,即使犯点小错误,也不该处理自家孩子这么严重。”在考务会上,班主任们劝赵鹏,陈磊发现赵鹏一言不发,用手不停地摇头,看起来烦躁不安。

陈磊一闪念,有时间,要找他聊一聊。会后,各自忙着通知学生考试事宜,没有碰到一起。

晚自习后,薛广、赵鹏等三名班主任值班查宿舍。

晚上10点40分左右,查完宿舍后,赵鹏没有回家,而是独自回到办公室,关掉灯,拉上窗帘,将一整瓶农药全部喝完。

警方调查,4月27日下午6点半左右,赵鹏在学校西侧两三百米外的农资店购买了农药。陈磊猜测,赵鹏购买农药应是在收到工资短信之后。

“格式化”的生存

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、会考要有100多场。每天跑早操时,班主任老师还要跟着

馆陶县一中是馆陶县唯一的一所高中,像很多县高中一样,实行封闭式管

理,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。学生和老过着格式化的生活,按照固定的程序每天周而复始。

每个班主任,负责五六十名学生的各方面。

冬天,早上6点10分上操。早上5点40分,赵鹏从闹钟中醒来。有时,脸不洗就往学校走,6点之前,赶到办公室签到,再到操场与学生一起跑操。

每天跑操时,班主任老师要跟着,和学生一起喊班训和口号,驱走睡意,振奋精神。

包括早晚自习,每天13堂课,上到晚上10点左右,班主任要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,等学生上床熄灯后,再回家休息。

妻子马婷婷回忆说,赵鹏每天晚上11点才到家,如果1岁多的儿子醒着,他和儿子玩一会,等小家伙放过他,他才能睡下。有时,回来太累,赵鹏脚也不洗,儿子也不理,直接睡下。

据一位老师介绍,在馆陶第一中学,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、会考、月考、周考、小测验要有100多场。到了高三,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,月考更是雷打不动。

每个月,学生放假休息一天,而这一天,老师们要把月考的试卷判完。

到每年的暑假、寒假,班主任也不轻松。按规定不允许补课,但补课已成为惯例。高一的假期还能休息,高二、高三的寒暑假,因为补课,只能休息10天左右。

补课时,班主任要比平时上课更累。一位带过多届毕业班的老师称,即使带

完毕业班也不会轻松,如果学校再安排带高三,那意味着还没帮上一届学生报完志愿,下一届学生的暑假补课就要开始了。

平日里,班主任事无巨细都要关注到,“谁的学习成绩最近提高了,谁的学习成绩下滑了,需要跟他谈谈”。

一位老师称,每天脑袋都是嗡嗡的,到晚上,基本上就不怎么转了。“有时想不管那么多,但总不能因为自己不负责任毁了一届学生。”

还有一位老师说,“我们工作就是全部,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。”

没人愿当班主任

工作负担太重,收入与付出不相称;作为学校来说,也面临很大的升学压力

“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,都是派到头上的。”馆陶一中的一名班主任称,做班主任每月只是多200元津贴。

工作负担太重,收入与付出不相称。在馆陶第一中学,当班主任往往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,领导派到头上,又不好推辞。

因没有人愿当班主任,有两位老师各带了两个班级。在赵鹏死后,班主任刘向广接手了赵鹏带的高三A4班。如今,17个高三班级,只剩下14个班主任。

馆陶中学高中班级分为A部和B部,这是为了提高成绩引入竞争的办法。两个部都有快班慢班,赵鹏带的高三A4班是A部的慢班。